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列傳四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范仲淹 子純祐 純禮 純粹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二歲而孤母更適朱氏從其姓名說既長知家世感泣辭母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以糜粥繼之登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從監楚州糧料院以母喪去知應天府晏殊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後以

殊薦爲祕閣校理每感激論事奮不顧身由是士大夫多矯厲尚風節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仲淹言天子與百官同列而朝不可爲後世法且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上言建太一宮及洪福院非所以警天戒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仁宗以爲忠太后崩召爲右司諫言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十餘年宜掩小故以全后德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及初太后遺誥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言太后母號自古無因保育代立者事遂止諸路蝗旱仲淹請遣使循行

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遣
仲淹安撫江淮條上救敝十事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
伏閤爭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俄有詔出
知睦州徙蘇州州苦大水仲淹疏五河導大湖注之海
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
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
門仲淹上百官圖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
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宰相夷
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事仲淹曰洛陽險固汴為四戰之
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

帝問夷簡對曰此迂闊之論也仲淹迺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貶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朝堂祕書丞余靖上言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己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脩以諫官高若訥坐視不言移書責之三人皆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士大夫論薦仲淹不已仁宗再下詔戒飭歷徙越州

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請脩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於是羌漢民相踵歸業旣而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喩之屬任福敗好水川元昊答書不遜仲淹對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其書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秩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路經

略安撫緣邊招討使諸羌嘗陰助元昊為寇仲淹至部
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皆受
命自是始為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表言觀察使班待
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
與王興朱觀為伍第恐為賊輕辭不拜城大順築細腰
胡盧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仲淹率衆
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帝聞大喜曰吾固
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時已命文
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
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當此路帝迺復置

陜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文彦博帥秦滕宗諒帥慶張亢帥渭仲淹明號令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故賊亦不敢輒犯境慶曆三年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改參知政事仲淹固辭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陜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鋭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再賜仲淹手詔又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

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蔭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耶

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矣七曰脩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彊壯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删去煩冗裁爲制敕

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爲鎭併使州兩院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又建言倣周漢以來之制分委輔臣兼判三司司農等事臣請自領兵賦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值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

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而任
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行朋黨之論浸
聞上矣會邊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乃以爲河
東陝西宣撫使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以
資政殿學士爲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在中書所施
爲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
者請留仲淹亦願留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
青州病甚請潁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
正初仲淹病帝遣使賜藥既卒嗟悼親書墓碑曰褒賢
之碑仲淹雅以天下爲已任其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性內剛外和隆於孝義母在時方貧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自充推其奉以食四方從學之士置義莊以贍族人馭吏嚴明而莅民之政尚忠厚邠慶民與屬羌皆立生祠遠近聞其死莫不歎息羌酋數百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仲淹嘗謂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云純仁別有傳

純祐字天成性英悟自得尚節行方十歲能文章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為師瑗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祐尚未冠輒白入學齒諸生

未盡行其規諸生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爲諸郡倡仲淹
將兵純祐與將卒錯處鈎深擿隱得其才否由是仲淹
任人無失而屢有功純祐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
科第及仲淹以讒罷純祐不得已蔭守將作院主簿又
爲司竹監以非所好即辭去後得心疾年四十九卒
純禮字彝叟以蔭歷比部員外郎知遂州瀘南有邊事
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
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累遷刑部侍郎進
給事中凡所封駁皆關國體累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
封府前尹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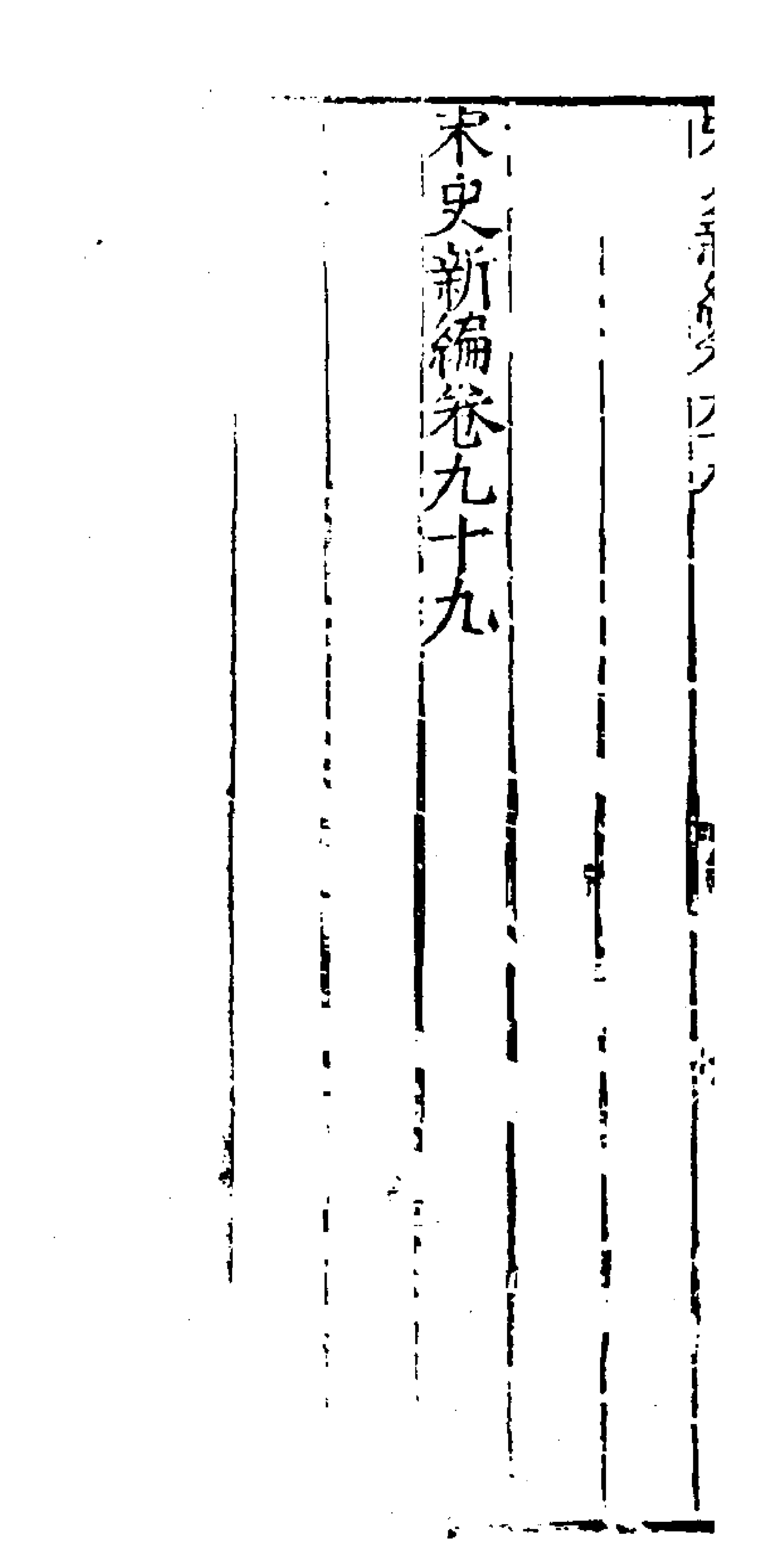
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拜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官並自內批勿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因乞降黜次升純禮曰次升何罪不過防柄臣各引所親且去不附已者爾徽宗曰然乃寢布議純禮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藉口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

怒誣以事罷爲端明殿學士知頴昌府奉祠崇寧中啓
黨禁再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
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六十七
純粹守德孺以蔭遷至直龍圖閣爲京東轉運使與蘇
軾同建募役之議軾尤服其精詳復代兄純仁知慶州
時與夏議分疆界純粹請棄所取地以弭邊患所言皆
略施行純粹又言諸路策應舊制也今宜脩明戰守救
援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侵涇原純粹遣將曲珍救之曰
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鄰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即日
疾馳三百里破之於曲律擣橫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

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爲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用事者欲開邊釁御史郭知章遂論純粹元祐棄地事降秩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蔡卞經略西夏疑純粹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奪職知均州徽宗立復故職知太原加龍圖閣直學士再臨延州改知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奉祠又責常州別駕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宮黨禁解復徽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餘純粹沉毅有幹略才應時須嘗論賣官之濫以爲天下士大夫服勤至垂死不沾

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則可任三子切爲朝廷之疏上不聽凡論事剴切類此

論曰自古賢豪出應世務其規畫皆預定於平居仲淹自爲諸生毅然有任天下之志及爲參政更張庶事與曩時在制上宰相書無異惜沮於讒忌不獲究所欲爲也考仲淹之學好明經術當時諸儒鮮有崇信子思之中庸者而仲淹舉以勗張載其倡道淑人實不在濂洛後矣彼謂韓范皆天資不由講學何哉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　　列傳四十二

明南京戸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韓億子綜　韓絳子宗師　韓維　韓縝子宗武

韓億字宗魏雍丘人第進士累遷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吳植知臨江軍使人賂宰相王欽若因子吏至京師審之語頗洩欽若知不可掩執吏以聞詔付臺獄億窮治弃按欽若詔釋不問三司吏茶法課不登億劾之宰相而下皆坐失當之罰除龍圖閣待制使契丹還知亳州歷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知并州景祐二年以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時承平文武備弛請二

府名列才任將帥者數十人試用之又言武臣宜知兵而書禁不傳請纂其要授之帝乃親集神武祕略賜邊臣范仲淹獻百官圖陰薦億可用仲淹既貶帝以諭億億曰仲淹舉臣以公臣之愚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戶部參知政事會忻州地大震諫官韓琦言王隨陳堯佐非輔弼才又言億子綜爲羣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兄綱代之遂與宰相皆罷知應天府尋加資政殿學士知成德軍改澶州復知亳州至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太保謚忠獻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無惰容親舊

孤貧者常給其昏葬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擧拾官者
過者輒顏色不懌曰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
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盛
世八子綱綜絳繹維績緯緬綱尚書水部員外郎中慶
曆中知光化軍性苛急不能撫循士卒帥衆爲亂欲殺
綱坐除名編管英州
綜字仲文蔭補將作監主簿遷大理評事復第進士歷
三司户部判官同脩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問其家世
喜曰與中國通好久父子俱使我宜酌我酒綜率同使
者五人起爲壽契丹主亦離席酧之歡甚既還陳執中

以爲生事出知滑州徙許州遷至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卒綜嘗爲契丹館伴使使者欲爲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使慙遂不復言子宗道爲戶部侍郎寳文閣待制綱子宗彥字欽聖亦以蔭補官舉進士甲科累遷集賢校理歷提點京西京東刑獄仁宗春秋高未有嗣宗彥上書曰漢章帝詔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斗復其夫一歲著爲令臣考尋世次帝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以下皆其系胄請脩胎養之令且曰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子孫矣

直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卒

韓絳字子華舉進士甲科歷右正言仁宗謂曰用卿非自朕卿凡論事不宜沽激要令可行毋使朕為不聽諫者道士趙清貺出入宰相龐籍家以賂敗開封杖流之道死絳言籍諷府殺之籍與尹俱謫去未幾復進絳力爭不得遂解言職明年知制誥乞守河陽召判流內銓李仲昌議開六塔河河患滋甚命絳宣撫河北時宰主仲昌人莫敢異絳劾竄嶺表遷龍圖閣學士知瀛州歐陽脩率同列言絳宜在朝廷乃復留擢至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眞定守呂溱犯法從官通章請貰之絳曰法行當自貴者始更相請援則公道廢矣并劾諸請者溱遂

紬富弼用張茂實掌禁兵絳言人謂茂實爲先帝子豈宜典宿衛不報閤門待罪詔召之及出不秉笏穿朝堂坐論罷知蔡州數月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加端明學士知成都府召知開封府爲三司使建白錢穀爲英宗所獎內諸司吏數千恩澤絳輒執不可爲帝言身犯衆怒懼有飛語帝慰勉之神宗立以韓琦薦拜樞密副使帝嘗問天下遺利絳請盡地力因言差役之弊願更定其法役議自此始矣代陳升之同制置三司條例王安石每奏事必曰臣見安石所陳皆至當可用安石恃以爲助熙寧三年參知政事夏人犯塞絳請行邊宗

亦請往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爲陜西宣撫
使旣又兼河東十二月即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昭文館大學士開幕府於延安絳素不習兵事注措乖
方慶卒遂作亂罷知鄧州明年以觀文殿學士徙許州
進大學士徙大名府七年復代安石相旣領中書事
多稽留日數與呂惠卿爭論乃密請帝再用安石安石
至頗與絳異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拔用佐絳不
可議帝前未決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對
曰小事尚不伸況大事乎帝爲逐佐未幾絳亦出知許
州歷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康國公北京留

守元祐初請老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傅謚獻肅絳臨事果敢不爲後慮好延接士大夫數薦司馬光可用終以黨安石復得政是以清議少之子宗師字傳道以父任歷州縣既登第安石薦至集賢殿脩撰知河中府卒初宗師在神宗朝數賜對常弗忍去親側屢辭官不拜云

韓維字持國以進士奏名禮部方從輔政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父沒後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於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弼辟河東幕府史館修撰歐陽脩薦爲檢討知太常禮院議陳執中謚曰榮靈

謚門恭維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執中何以得此議詒不

行乞罷禮院以秘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在王邸維爲

記室參軍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

功名心左右史闕英宗謂執政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

遂以維同脩起居注侍邇英講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

司御史呂誨等以濮議得罪維諫請詳議以盡人情復

誨等以爲政體既而責命不由門下維又言紀綱之失

無甚於此乞解銀臺司不從遂閤門待罪神宗即位維

進言天下大事不可猝爲人君設施自有先後因釋滕

文公問孟子居喪之禮推後世禮文之變以伸規諷帝

皆嘉納除龍圖閣直學士以言事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兄絳在樞府力辭安石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爲開封兼侍讀學士充群牧使考試制舉人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維言陛下毋謂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恐賢俊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不細安石益惡之一日奏事殿中以言不用請郡帝曰卿東宫舊人當留以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改許州召爲學士承旨入對帝曰天

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謂當責躬求言舉行故事以足應天變退又上䟽謂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奮自英斷行之過於養人猶愈過於殺人也帝悟即命維草詔求直言詔出人情大悅有旨體量市易免行利病權罷方田保甲是日乃雨安石罷會絳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復知許州帝幸舊邸進資政殿學士曾鞏當制稱其純明亮直帝令改命詞維知帝意請外祠帝崩赴臨宣仁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

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起知陳州未行召兼侍讀加大學士嘗言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廢故興問罪之師今既復位有蕃臣禮宜還其故地因陳兵不可不息者三地不可不棄者五又言范鎮在仁宗時首開建儲之議未及褒顯鎮於是復起元祐更役法命維詳定時四方書疏多言其便維謂司馬光曰小人議論希意迎合不可不察成都轉運判官蔡朦附會定差維惡而劾之執政欲廢安石新經義維以當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被譏分司南京尚書右丞王存抗聲爭前

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廷惜乃還秩知鄧州兄絳爲請改汝州又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坐元祐黨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納官聽父里居許之卒年八十二徽宗初追復舊官

韓縝字玉汝登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參知政事孫抃持祿充位權陝西轉運副使辭向赴闕樞密院輒畫旨除爲眞劉永年以外戚除防禦使內侍史志聰私役皇城親從縝皆極論之仁宗爲罷抃寢永年之命而正志聰罪遷侍御史度支判官出爲兩浙諸路轉運使夏人久不脩貢適秉常嗣立求冊封朝廷欲擇人詰其使

縝適陛辭神宗命之往縝至驛問罪使者引服夜奏上帝喜後歷中外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嘗宴客夜歸指使傅劾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校以鐵裹杖箠殺之其妻訴於朝坐落職分司南京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王汝久之還待制知瀛州累遷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哲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未幾御史中丞劉摯諫官孫覺蘇轍王覿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出使割地六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章數十上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移永興河南徙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府易節奉寧軍請老爲行

宮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謚莊敏
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
奉養世以比晉何曾云子宗武
宗武第進士徽宗即位爲祕書丞因日食上疏言近世
事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五大臣不畏公論小臣趨利
附下一也人主怠於政事威柄下移怨讟歸上二也左
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禦侮之臣三也開境土以速邊
患耗賦財以弊民力四也歲穀不登倉庾空竭民人流
亡盜賊數起五也哲宗將祔廟中旨索省中書畫甚急
宗武言哀慕方深不宜有丹青之玩陛下踐阼如日初

升當講劘典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尋除都官員外郎改開封府推官內外爲淮南轉運判官前使者貸上供錢禁庭遣使來索宗武奏具狀詞極鯁切坐貶秩罷歸久之蔡京欲以知穎州帝語祕書事京不敢復言遂致仕官累太中大夫年八十三卒

論曰有宋大臣閥閱如范仲淹韓億兩家豈不誠鮮哉億諸子雖不皆如諸范賢而其爵位並顯要非偶爾考仲淹好施與爲政尚寬厚億不欲以小過錮仕者於益世斯非夏侯勝丙吉之必昌者耶

包拯　吳奎　趙抃子屼　唐介子淑問　義問　孫恕

包拯字希仁合肥人第進士除大理評事知建昌縣父母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廬墓終喪裵徊不忍去久乃赴調知天長縣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拜監察御史裏行改監察御史與唐介等共論張堯佐除官涉私語在堯佐傳又嘗建言國家歲賂契丹非禦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錮贓吏選守宰行考試補蔭法時諸道轉運加按察使多摭細故奏劾吏不自安拯請罷之使契丹典

客謂曰雄州新開便門欲誘叛人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無以對歷三司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陜西又徙河北入爲三司戶部副使解州鹽法率病民拯往經度請通商販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坐右以爲龜鑒又上言天子當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凡七事仁宗嘉納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拯令訟訴得徑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拯

築園榭侵惠民河悉毀去之貴戚宦官為之斂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天下以為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為宗廟萬世計陛下問臣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曰徐當議之張方平為三司使坐買豪民產拯劾罷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論之祁罷而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脩言拯蹊田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家居避命久之乃出遷給事中為三司使數日拜樞密

副使頃之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尋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未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服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有奏議十五卷

吳奎字長文濰州人於書無所不讀舉五經至大理丞監京東排岸慶曆宿衛之變奎上疏遂乞召對面論仁宗深器之再遷殿中丞策賢良方正入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入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彭思永

論事詔誥所從受以奎言罷不問皇祐中頗多災異奎
極言其徵唐介論文彥博指奎爲黨出知密州加直集
賢院從兩浙轉運使入判登聞檢院同脩起居注知制
誥奉使契丹會其主加稱號要入賀奎不往歸遇契丹
使於塗要奎盛服奎殺其儀以見坐是出知壽州嘉祐
元年大水奎上䟽謂儲嗣未立恐倉卒之際柄有所歸
帝感其言拜翰林學士權開封府奎應事敏捷吏不敢
欺除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以親辭改鄆州復還翰林
拜樞密副使居父喪毀瘠廬於墓神宗初立奎適終制
以故職還朝踰月參知政事時已召王安石辭不至帝

顧輒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爲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奎嘗進言帝王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要近地爾御史中丞王陶以論文德不押班事詆韓琦奎狀其過詔除陶翰林學士奎執不可噂入疏奎阿附陶既出奎亦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

馬光諫乃召歸中書及琦罷出知青州明年卒年五十八贈兵部尚書謚文肅奎喜獎廉善有所知輒言言不從不止也少甚貧旣通貴買田爲義莊以賙族黨朋友沒之日家無餘貲諸子至無屋以居云

趙抃字閱道西安人進士及第歷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時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絶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吳充馬遵呂景初吳中復相繼被逐歐陽脩賈黯求補郡抃先後論薦仁宗悟召還充等而脩黯亦獲留一時名臣賴以安焉請知睦州移梓州

路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爲不法州郡公相餽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爲變召爲右司諫內侍鄧保信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抃引文成五利鄭注爲比陳升之副樞密抃與唐介等極論之章二十餘上升之去位抃等亦罷出知虔州虔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歷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爲治蜀民大悅榮諲除轉運使英宗諭諲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朝政有未協者密啓以聞帝手詔褒答

安石變法抃與同列屢爭之安石謂衆人曰公輩坐不讀書耳抃獨折之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安石默然韓琦疏論青苗常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請俟安石出及出持愈堅抃大悔恨即上言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因懇求去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退飛墮水成都以戍卒爲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召勞曰前此未有自政府往者能爲朕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即法也奚

例之間因乞便宜從事既至治益尚寬蜀郡晏然劒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謀逆告抃從輕比謗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獄閱之皆與法合乞歸知越州歲大侵疫死者過半抃療病埋死而賑其餓者下令脩城各得食其力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清獻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喜慍不治貲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及他孤女三十餘人施德惸貧甚衆晝所爲夜必衣冠露香告天不可告則不敢爲其爲政善因俗施設寬猛不同要以惠利爲本晚學道有得與子屼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韓琦嘗稱爲世人標表云

屼字景仁由蔭登第歷擢監察御史以父老請外提舉兩浙常平元祐中復爲御史疏言治平以前大臣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由是循習爲常今宜杜絕其源又言傳堯俞王巖叟梁燾孫升以事去宜召還所言皆切時務歷鴻臚太僕少卿卒初抃廬母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弟處士孫侔爲作孝子傳及屼執父喪甘露降墓木屼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合錢以賻介時尚幼謝不取擢第爲武陵尉調平江令歷通判

德州入爲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彦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閹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

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脩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襄與舉正皆言太重帝旋悟明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眞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數月起監郴州稅通判潭州知復州召爲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勞之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責言之

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得解職換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爲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文彥博再當國奏介向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然但徙河東久之入爲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介與王陶論絳中傷大臣絳罷介亦請外以知荆南敕過門下知銀臺司何郯封還之留權開封府旋以論罷陳升之亦出知洪州加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英宗特召爲御史中丞介因面對言曰自古欲治之主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

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爲監則天下蒙福矣
明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以三司使召遂
拜參知政事帝欲用王安石曾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
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
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爲政必多
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
知之自是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辯而帝主其說介不
勝憤疽發背卒年六十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
官缺衆皆望介處之觀其風采居政府扼於安石少所
建明聲名減於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涕復幸

其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
部尚書謚質肅子淑問義問孫恕
淑問字士憲第進士擢至監察御史裏行力數中丞滕
甫之短神宗以爲邀名乃詔避父嫌出判復州久之知
眞州提點湖北刑獄坐言新法黜知信陽軍以病免數
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爲吏部員外郎又引疾求外帝
以爲避事降監撫州酒稅哲宗立司馬光薦其行已有
恥難進召爲左司諫以病致仕卒
義問字士宣善文辭辟京西轉運司管勾文字風力强
敏爲神宗所稱歷提舉湖南轉運判官移使京西會有

悅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濟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用文彥博薦加集賢修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砦蠻酋斷之以叛即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復砦爲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治棄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潁昌府卒

恕崇寧初爲華陽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謝病免其弟意方爲南陵令亦以病自免兄弟杜門躬耕靖康初御史中丞許翰言恕高行起監察御史意亦以宰相吳敏薦召對而貧不能行竟餓死江陵山中

論曰包拯吳奎趙抃唐介並以清操直節重于時拯抃

為政嚴而能恕其惠不亦博哉奎斜王安石於未用可謂善觀人朴之退介之死皆以安石故殆蹇蹇匪躬者耶

宋史新編卷一百

明南京戶部主事臣柯維騏著

邵亢 從父必　馮京　錢惟演 從弟易 易子彥遠 明逸 諸孫景諶 勰 即

邵亢字興宗丹陽人舉茂才異等時布衣召試十四人獨亢策入選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或言策字少不應式宰相張士遜與之姻家私焉遂報罷而士遜子實娶亢邵士遜不能直亢亦不自言趙元昊叛獻兵說十篇召試祕閣授潁州團練推官入爲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立園陵禁京城樂亢累疏罷之進集賢校理仁宗繼嗣未立亢言國之外患在邊圉然

御之之術不過羈縻勿絕而已內患則繫社稷安危不可不蚤定歷度支判官選爲穎王府翊善加直史館召對英宗曰學士眞國器擢同脩起居注建言穎王授室願采用古昏禮公主下降不宜厭舅姑之尊詩以知制誥知諫院東宮建爲右庶子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王陶劾韓琦吳奎與之辨亢詆奎欲併撼琦琦既罷奎竟同日去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亢遇事敏密訟爲衰止拜樞密副使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朝廷謀西討亢曰天下財力殫屈唯當降意撫納俟不順命則師出有名因條上其事詔報可未幾夏主諒祚死國人執殺

定者來請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地亢謂寺人之遯非義乃止亢在樞密踰年無大補益帝頗厭之嘗與諫官孫覺言欲以陳升之代亢覺遽劾亢薦升之帝怒其希指黜覺亢亦引疾辭以資政殿學士知越州歷鄭鄆亳三州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謚安簡從父必

必字不疑第進士爲上元主簿國子監立石經以善篆隸召充直講選爲唐書編修官必以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辭不就歷提點淮南刑獄京西轉運使必震厲風采始至郡惟一赴宴集行部但一受酒食之餽以爲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非使者體也

入修起居注知制誥累遷寶文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道卒年六十四

馮京字當世江夏人少雋邁鄉舉禮部廷試皆第一時未娶外戚張堯佐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殽來出奩具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後試知制誥避婦父富弼當國兼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詣相府韓琦語弼以爲傲弼使往見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所以爲公重非傲也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羌角氏以木征官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爲御史中丞極論

王安石更張失當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帝不聽擢樞
密副使進參知政事數與安石論辨會鄭俠上書薦京
可相呂惠卿因譖與俠通罷知亳州移渭州惠卿告安
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蓋京與安石同年生
帝以安石為欺復召京知樞密疾未至以觀文殿學士
知河陽哲宗立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改鎮彰德
范祖禹言京中立不倚之操為先帝稱挹且昭陵學士
獨京一人在宜付以樞密時京已老遂以為中太乙宮
使兼侍講改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七十
四贈司徒謚文簡嘗過外兄朱适出侍妾詢知為同年

妻丞請而嫁之爲郡守事無壅滯人服其敏云

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俶之子歸朝歷右神武軍將軍博學能文召試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眞宗稱善歷翰林學士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會靈觀使兼太子賓客更領祥源觀至工部尚書仁宗立進兵部初惟演附丁謂逐寇準序樞密題名刋去準曰逆準削不書謂禍萌惟演慮得罪遂擠謂自解尋相馮拯惡之因言惟演太后姻家不可與政罷爲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踰年請入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滯留冀復用爲臺臣奏劾乃罷去天聖末改武勝軍節度使明年來朝上言

先擢在洛陽頋守宮鑰即以判河南府再改泰寧軍節度使惟演雅意柄用抑鬱不得志及帝耕籍田求侍祠因留爲景靈宮使太后崩詔還河南中丞范諷劾其擅議宗廟通婚后家落平章事爲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未幾卒特贈侍中太常張瓌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貪而敗官曰墨請謚文墨其家訴于朝詔章得象等覆議追悔前過曰思改謚思復訴乃改文僖惟演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家儲文籍侔祕府尤喜獎厲後進所著典懿集三十卷又著金坡遺事飛白書叙錄逢辰錄奉藩書事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

不得於黃紙上押字爾蓋未嘗歷中書也子曖晦暄從弟易晦字明叔娶獻穆大長公主女累遷霸州防禦使爲羣牧副使暄字載陽以父蔭累官寶文閣待制子宗臻尚仁宗女生子忱見外戚傳

易字希白自欲歸朝與兄昆並刻志讀書昆字裕之第進士爲治寬簡便民能詩善草隸書累官右諫議大夫以秘書監卒于家易年十七嘗舉進士試崇政殿三篇日未中而就以其輕俊特罷之然自此以才藻知名太宗嘗與蘇易簡論唐世文人歎時無李白易簡曰今進士錢易爲歌詩殆不下白易舉進士就開封府試第二

自謂爲有司所屈乃上書試析索賦六馬賦意涉譏諷
眞宗惡其無行降第三明年第二人中第補濠州團練
推官召試中書改光祿寺丞通判蘄州奏疏曰四方長
吏競爲殘暴使嚴刑可誡於衆則桑之天下無叛民矣
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策入等擢至翰林學士卒易才
思敏贍數千百言援筆立就眞宗封泰山獻殊祥錄祀
汾陰命脩車駕所過圖經獻宋雅一篇其卒也儤直未
滿仁宗憐之召其妻盛氏至禁中賜冠帔易又善尋尺
大書行草及喜觀佛書嘗校道藏經著殺生戒有金閨
瀛州西垣制集等書子彥遠明逸相繼以賢良方正應

詔宋興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
彥遠字子高以父蔭補官登進士第歷通判明州遷太
常博士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至右司諫請
勿數赦擇牧守增奉入以養廉吏息土木以省功費又
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會諸路奏大水彥遠言
陰氣過盛在五行傳下有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衛未
幾有挾刃犯謻門者特賜五品服復上疏曰農爲國家
急務所以順天養財御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唐開元
戶八百九十餘萬而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
家戶七百三十餘萬而墾田一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

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是田疇不闢而游手者多也宜置勸農司設法勸課歲終農除轉運司考校之第其賞罰諸所建白仁宗多從之卒于官

明逸字子飛緜殿中丞策制科轉太常博士爲宰相呂夷簡所知擢右正言首劾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推薦多挾朋黨二人皆罷其夕杜衍亦免相明逸之疏蓋希章得象陳執中意也累擢知諫院爲翰林學士自登科至是纔五年加史館修撰知開封府妄人冷青自稱皇子捕至府明逸方正坐青叱曰明逸安得不起明逸爲起坐罷爲龍圖閣學士知蔡州薦歷中外加端明殿學

士治平初復爲翰林學士神宗立御史論其傾險薄文辭淺繆罷學士久之知永興軍卒贈禮部尚書謚脩懿從子藻字醇老幼孤刻厲第進士又中賢良方正科爲祕閣校理歷知制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平居樂易無崖岸而居官獨立守繩墨爲政簡靜有條理不肯徇私取顯數求退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年六十一贈太中大夫景臻從兄景諶繇殿直巡轄兩京馬遞復第進士初赴開封府試時王安石得其文以爲知道者既薦送之又爲延譽自是執弟子禮安石提點府界景諶爲薥主簿又以文薦之執喪居許聞安石得

政喜因事來京師謁之方盛夏安石與僧智緣卧於地一最親者袒坐其側顧景諶褫服脫帽未及它語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諶曰利少害多又問孰爲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尤難事也遂辭出後調官復來安石已作相又往詣之安石令先與弟安國相見安國亦與之善謂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諶曰百事皆可爲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及見安石欲令治峽路役書且委以戎瀘蠻事景諶曰願擇知兵愛人者安石大怒坐上客數十人皆爲之懼退就謁舍賓激之與詆以爲矯者參半景諶笑曰自古以來好利

者衆顧義者寡故天下萬事皆由人而不在己苟爲利
所動而由於人則盜亦可爲也遂與安石絕熙寧末從
張景憲辟知瀛州終身爲外官僅至朝請郎卒
總字穆父彥遠子也熙寧中試應旣中秘閣選廷對入
等矣會王安石惡孔文仲罷其科遂不得第以蔭知尉
氏縣授流內銓主簿神宗將任以清要官安石使弟安
禮許以御史總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爲萬里行安石知
不附己命權鹽鐵判官歷拜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
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宗室貴戚爲
之斂手爲衆所憾出知越州徙瀛州召拜工部戶部侍

郎進尚書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臨事益精蘇軾
乘其据案時遺之詩勰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
響答詩筒近所未見也哲宗親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
薦林希帝以命勰仍兼侍讀以嘗行惇謫詞懼求去帝
曰豈非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者乎朕固
知之毋庸避也惇諷全臺攻之言不已罷知池州卒年
六十四後追復龍圖閣學士

郎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第進士歷陝西轉運判官徽
宗召對問曰靈武可取乎對曰願敕邊臣先為不可勝
以待釁庶可得志帝曰大呰泉可取否對曰是所謂谿

海也其地皆舄鹵無水泉或以飲馬口鼻皆裂正得之無所用帝然之除直龍圖閣知慶州至鎮築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頃縱耕其中歲得粟數十萬徙知延安府連進徽猷閣待制顯謨閣直學士童貫宣撫陝西計司承望風旨減市價民至罷市又行均糴法關內騷然郎慶蹄其害被貶數月還待制知興仁府徙太原以童貫宣撫本道辭不許居二年以疾提舉洞霄宮復直學士睦寇作起知宣州即自力上道至則悉意應軍須貫上其功進龍圖閣學士貫遂引爲河北河東參謀以老固辭乃轉正奉大夫致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忠定

論曰邵亢爲樞密久嘉謀觀其平生建白庶知以禮爲國乎邵必辭預脩唐書謂著述不宜假衆手何歐宋之見不及此耶宋進士自鄉舉禮部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馮京歷四朝始終完節均之不媿科名矣錢惟演優詞藻而易父子兄弟皆登制科又宋所僅有也其間履行無疵惟一彥遠罔書曰飾言無庸信哉

張方平　王拱辰　張昇

趙槩　胡宿 子宗炎 從子宗愈 宗回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舉茂材異等爲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

州趙元昊且叛爲嫚書來規得譴絶以激使其衆方平
請爲不可勝以待之時謂其論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
平戎十策不果行當召試館職仁宗曰兩策制科何試
也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乞合樞密之
職于中書從之時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爲宣毅保捷
方平連疏爭之弗聽既而兩軍驕甚合二十萬皆市人
不可用如其言西師久未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請因郊
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用其策元昊竟降既以
脩起居注使契丹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進翰林學士
元昊既臣與契丹有隙來請絶其使方平曰得新附之

小羌失乂和之强敵非計也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被王拱辰議榷河北鹽方平見上請直降手詔罷之河朔父老迎拜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旣條對又獨上數千言帝甚悅且大用坐事出知滁州頃之知江寧府入判流內銓以侍講學士知滑州徙益州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調發方平為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緡又建言漕運以汴為主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為功汴日以塞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十

四策悉行之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諜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御史中丞司馬光論其輕率曾公亮護之得免譴方平不自安請知南京英宗立遷禮部尚書請知鄆州還爲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憑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興爲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稱其典雅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雖訓誥無以加也拜參知政事司馬光

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父憂服闋以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留判尚書都省力請知陳州陛辭極論安石新法之害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臣恐有覆舟自焚之禍帝憮然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安石沮之以爲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

李彝興馮暉朝廷始旰食矣眞宗與契丹盟澶淵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徼利不成詒患不可聽也除中太一宮使又論安石弛銅禁之害帝頗采其言而方平求去進使南院判應天府帝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欲寘卿樞密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訖無以副朕意乎遂行時南京宋閼伯微子廟例斥賣以方平奏天下祠廟皆得免語在劉摯傳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卒年八十五贈司空謚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

危反覆言之臣曰臣自臣所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邪
而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眉山蘇洵與其
二子軾轍器異之嘗薦軾爲諫官軾下制獄又抗章爲
請故軾終身敬事之敘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而轍亦
爲請諡晩受知神宗安石方用事巍然不少屈以是望
高一時守宋都日富弼自亳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
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
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事皆欲紛更
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
亦素善安石云

王拱辰字君貺咸平人元名拱壽年十九舉進士第一
仁宗賜以今名通判懷州入直集賢院歷翰林學士契
丹使劉六符來求關南十縣斥太宗伐燕爲無名舉朝
莫知所答拱辰曰王師征河東契丹既通使而寇石嶺
關以援賊太宗怒遂回軍伐之豈謂無名契丹得報書
遂繼好如初帝喜謂輔臣曰非拱辰深練故實殆難答
也權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夏竦除樞密使拱辰因對
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納其說竦遂罷又
言滕宗諒在慶州所爲不度宜施重責未聽即家居求
自貶帝乃徙宗諒岳州敕拱辰赴臺蘇舜欽以進奏院

召妓宴客王益柔醉作傲歌拱辰風其僚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兩人被黨廢同席者俱逐時杜衍范仲淹爲政多所更張拱辰之黨不便舜欽益柔皆仲淹所薦而舜欽衍壻也故因是傾之由此爲公議所薄復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舉富民鄭旭出知鄭州徙澶瀛并三州數歲還爲學士承旨兼侍讀至和三年復拜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使還御史趙抃論其輒當非正之禮異時北使援比以請將何辭拒之湖南轉運判官李章知潭州任顓市死商眞珠

事敗具獄上拱辰悉入珠掖庭朴并劾之除宣徽北院
使朴言宣徽之職本以待勳勞拱辰安得汙此選乃以
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歷泰定三州河南大名府積官
至吏部尚書神宗登極恩遷太子少保未幾復以北院
使召還王安石執政惡其異已乘二相有故出爲應天
府歷改武安軍節度使三路籍民爲保甲拱辰抗言其
害主者指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上章不
已帝悟於是第五等户得免哲宗立徙節彰德加檢校
太師卒年七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懿恪

論曰張方平初仕仁宗即被眷固奇才也司馬光謂其

文章之外無可取且目爲貪猥蓋包拯亦嘗有言云五
拱辰才名不在方平下然未免爲趙抃何郯所指摘況
傾陷時賢久矣見薄於士大夫也雖然二人晚年力爭
王安石新法何害爲老成人哉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第進士爲楚丘主簿歷六宅使涇
原秦鳳安撫都監未幾以母老求歸故官得知絳州改
京西轉運使知鄧州又以母辭許歸養歷知雜御史昇
質樸不善擇言至斥張貴妃爲一婦人謂楊懷敏得志
將不減劉季述仁宗不懌以語陳升之升之曰此忠直
之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矣帝乃解以天章閣待制

右

知慶州改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至和二年召兼侍讀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抃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昇曰天子耳目官奈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沆竟罷去帝見昇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知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爾帝爲之感動嘉祐三年連遷參知政事樞密使昇愛惜官資凡內降所與多持不下見帝春秋高屢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决策英宗立請老帝懇留司馬光疏昇忠樸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且居其位於事

亦未有曠廢也昇請不已始賜告令養疾遂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河陽三城拜太子太師致仕卒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謚康節

趙槩字叔平虞城人少篤學器識宏遠爲一時名輩稱許登進士第歷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仁宗面賜銀緋出知洪州加直集賢院知青州坐失舉澠池令張誥免久乃起監密州酒知滁州山東寇李二過境上念公青州有惠愛不忍犯率衆去召脩起居注歐陽脩後至朝廷欲驟用之難於越次槩聞請郡除天章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脩遂知制誥踰歲槩始代之蘇舜

欽等以羣飲逐槩言皆館閣名士舉而棄之猷士大夫
望非國之福也不報求知蘇州終母喪入爲翰林學士
聘契丹還兼侍讀學士歷擢樞密使參知政事數以老
求去熙寧初拜觀文殿學士知徐州白左丞轉吏部尚
書前此未有也以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十五年嘗集古
今諫爭事爲諫林百二十卷上之卒年八十八贈太子
太師謚康靖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怒雖在事如不言
然陰以利物者不少議者以比劉寬婁師德坐張誥貶
念之終不衰誥死卹其家歐陽脩遇槩素薄又蹤知制
誥及脩有獄槩抗章謂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怨脩得

解始服其長者爲鄆州時吏校前守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槃知其貧爲代以已奉其平生所爲類此槃初名禋嘗夢神人金書名簿有趙槃遂更云

胡宿字武平晉陵人登第爲揚子尉縣大水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爲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民號曰胡公塘父之爲兩浙轉運使召脩起居注知制誥慶曆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宿兼通五行之學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宫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然陰猶未即伏陽微不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二邊

不動恐有內盜起於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爲東北少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陰乘而動明年王則果以貝州叛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明年大旱宿言五行禮也殆郊丘竝配之失乎即建言竝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唐介貶嶺南帝遣中使護以往宿言介不幸道死陛下受殺直臣名帝爲止遷翰林學士涇州卒以折支不時給欲相扇爲亂既寘于法乃命劾三司吏使包拯護弗譴宿謂拯不宜拒制命廢紀綱拯懼立遣吏拜樞密副使會公亮任雄州趙滋頡治界河事宿言於英宗頗守兩朝法度以惠養元元天下

幸甚宿數請老治平三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
以太子少師致仕未拜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諡文
恭宿清謹忠實內剛外和群居不譁笑言必思而後對
故臨事重慎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居母喪三年不至
私室少與一僧善僧有祕術化瓦石爲黃金且死將授
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所冀也其篤行自勵
至於貴達常如布衣時子宗炎從子宗愈宗回
宗炎字彥聖由將作監主簿鎖廳登第累官鴻臚少卿
逆遼吊使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禮折之須聽命乃
相見暨還升爲卿俄以直龍圖閣知穎昌府歷密州卒

宗炎善爲詩藻思清婉歐陽脩稱有鮑謝風致云
宗愈字完夫舉進士甲科歷集賢校理久之兼史館檢
討遂同知諫院王安石用李定爲御史宗愈言御史當
用學士及丞雜論薦又須官博士員外郎今定以幕職
不因薦得之是殆一出執政意即大臣不法誰復言之
蘇頌李大臨不草制坐絀宗愈又爭之安石怒出通判
眞州累遷御史中丞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
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
進拜尚書右丞因言者罷知陳州徙成都蜀人安其政
召還至吏部尚書卒年六十六贈左銀青光祿大夫

宗回字醇夫用蔭登第歷寶文閣待制知慶州先是熙河將王贍下邈川有功帥孫路不樂贍奪其兵與王愍朝廷知之以宗回代路加直學士任伯雨再疏其罪奪職知蘄州還為待制歷慶渭陳延澶州兄宗愈入黨籍宗回亦罷郡居亡何錄其堅守湟鄯之議起知秦州進樞密直學士徙永興鄭州成德軍復坐事去大觀中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胡氏自宿始大及宗愈仍世執政其後子孫至侍從九卿者十數遂為晉陵名族

論曰張昇斥貴妃抑宦侍沮內降不附時宰非遇仁宗孰諒其忠直乎趙槩仁乎盜賊義行於寮友其不校

陽脩力爲辨誣以全朝廷大體長者哉胡宿行古之道
通天人之學世號鉅儒至於振溺活萬人之命祚及子
孫宜夫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